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

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，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，心中自是歡喜。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，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，吩咐：「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，你老爺要叫寶玉，你不用上來傳話，就回他說，我說的：一則打重了，得著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；二則他的星宿不利，祭了星，不見外人，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。」那小廝頭兒聽了，領命而去。賈母又命李嬾嬾襲人等來，將此話說與寶玉，使他放心。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，又最厭戴冠禮服寶帶往還等事；今日得了這句話，越發得意了，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，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，一發都隨他的便了。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，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，卻每日甘心為諸丫頭充役，倒也得□分消閒日月。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，反生起氣來，只說：「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，也學的釣名沽譽，入了國賊祿鬼之流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，立意造言，原為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；不想我生不幸，亦且瓊閣繡閣中亦染此風，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了！」眾人見他如此，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。獨有黛玉自幼兒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，所以深敬黛玉。

閒言少述。如今且說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，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，自己倒生了疑惑，不知何意。這日，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，因晚間無人時，笑問平兒。平兒冷笑道：「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？我猜他們的女孩兒都必是太太屋裡的丫頭。如今太太屋裡有四個大的，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，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。如今金釧兒死了，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窩兒呢。」鳳姐聽了，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倒是你想的不錯。只是這起人也太不知足。錢也賺夠了，苦事情又攤不著，他們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兒也就罷了，又要想這個巧宗兒。他們幾家的錢也不是容易花到我跟前的，這可是他們自尋，送什麼我就收什麼，橫豎我有主意。」鳳姐兒安下這個心，所以只管耽延著，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，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。

這日午間，薛姨媽、寶釵、黛玉等正在王夫人屋裡，大家吃西瓜。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：「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，太太跟前少著一個人。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丫頭，就吩咐了，下月好發放月錢。」王夫人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依我說，什麼是例，必定四個五個的？夠使就罷了。竟可以免了罷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論理，太太說的也是，只是原是舊例。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哩，太太倒不按例了？況且省下一兩銀子，也有限的。」王夫人聽了，又想了想，道：「也罷，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，不用補人，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。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，沒個好結果，剩下他妹妹跟著我，吃個雙分兒也不為過。」

鳳姐答應著，回頭望著玉釧兒笑道：「大喜，大喜！」玉釧兒過來磕了頭。王夫人又問道：「正要問你：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？」鳳姐道：「那是定例，每人二兩。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，共是四兩，另外四串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？」鳳姐見問得奇，忙道：「怎麼不按數給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，說短了一串錢，什麼原故？」鳳姐忙笑道：「姨娘們的丫頭月例，原是人各一串錢；從舊年他們外頭商量的，姨娘們每位丫頭，分例減半，人各五百錢。每位兩個丫頭，所以短了一串錢。這事其實不在我手裡，我倒樂得給他們呢，只是外頭扣著。這裡我不過是接手兒，怎麼來，怎麼去，由不得我做主。我倒說了兩三回，仍舊添上這兩分兒為是；他們說了只有這個數兒，叫我也難再說了。如今我手裡給他們，每月連日子都不錯。先時候兒在外頭關，那個月不打饑荒？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呢？」

王夫人聽說，就停了半晌，又問：「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？」鳳姐道：「八個。如今只有七個。那一個是襲人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就是了。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，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，不過給了寶兄弟使，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。如今說，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，裁了這一兩銀子，斷乎使不得。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，這個還可以裁他。若不裁他，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，纔公道均勻了。就是晴雯麝月他們七個大丫頭，每月人各月錢一吊，佳蕙他們八個小丫頭們，每月人各月錢五百，還是老太太的話，別人也惱不得氣不得呀。」

薛姨媽笑道：「你們只聽鳳丫頭的嘴，倒像倒了核桃車子是的！帳也清楚，理也公道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姑媽，難道我說錯了嗎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說的何嘗錯？只是你慢著些兒說，不省力些？」

鳳姐纔要笑，忙又忍住了，聽王夫人示下。王夫人想了半日，向鳳姐道：「明兒挑一個丫頭送給老太太使喚，補襲人，把襲人的一分裁了。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兩銀子裡，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。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，也有襲人的，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，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。」

鳳姐一一的答應了，笑推薛姨媽道：「姑媽聽見了？我素日說的話如何？今兒果然應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早就該這麼著。那孩子模樣兒不用說，只是他那行事兒的大方，見人說話兒的和氣裡頭帶著剛硬要強，倒實在難得的。」王夫人含淚說道：「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？比我的寶玉還強□倍呢！寶玉果然有造化，能夠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，也就罷了！」鳳姐道：「既這麼樣，就開了臉，明放他在屋裡不好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不好。一則年輕；二則老爺也不許；三則寶玉見襲人是他的丫頭，縱有放縱的事，倒能聽他的勸，如今做了跟前人，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□分勸了。如今且渾著，等再過二三年再說。」

說畢，鳳姐見無話，便轉身出來。剛至廊簷下，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。見他出來，都笑道：「奶奶今兒回什麼事，說了這半天？可別熱著罷。」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，眦著那角門的門檻子，笑道：「這裡過堂風倒涼快，吹一吹再走。」又告訴眾人道：「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，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，難道我不說罷？」又冷笑道：「我從今以後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。抱怨給太太聽，我也不怕！糊塗油蒙了心，爛了舌頭，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婦們，別做娘的春夢了！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。如今裁了丫頭的錢，就抱怨了僮們。也不想，自己也配使三個丫頭？」一面罵著，一面方走了，自去挑人，回賈母話去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薛姨媽等這裡吃畢西瓜，又說了一回閒話兒，各自散去。寶釵與黛玉回至園中，寶釵要約著黛玉往藕香榭去，黛玉因說還要洗澡，便各自散了。寶釵獨自行來，順路進了怡紅院，意欲尋寶玉去說話兒，以解午倦。不想步入院中，鴉雀無聞，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著了。寶釵便順著遊廊，來至房中，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，都是丫頭們睡覺。轉過□錦榻子，來至寶玉的房內，寶玉在床上睡著了，襲人坐在身旁，手裡做針線，旁邊放著一柄白犀塵。

寶釵走近前來，悄悄的笑道：「你也過於小心了。這個屋裡還有蒼蠅蚊子？還拿蠅刷子趕什麼？」襲人不防，猛抬頭見是寶釵，忙放針線起身，悄悄笑道：「姑娘來了？我倒不防，唬了一跳。姑娘不知道，雖然沒有蒼蠅蚊子，誰知有一種小蟲子，從這紗眼裡鑽進來，人也看不見。只睡著了，咬一口，就像蟻蟻叮的。」寶釵道：「怨不得。這屋子後頭又近水，又都是香花兒，這屋子裡頭又香，這種蟲子都是花心裡長的，聞香就撲。」說著，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。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，上面扎著「鴛鴦戲蓮」的花樣，紅蓮綠葉，五色鴛鴦。寶釵道：「噯喲！好鮮亮活計！這是誰的？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？」襲人向床上努嘴兒。寶釵笑道：「這麼大了，還帶這個？」襲人笑道：「他原是不帶，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，叫他看見，由不得不帶。如今天熱，睡覺都不留神，哄他帶上了，就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，也就罷了。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，還沒看見他身上帶的那一個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也虧你耐煩！」襲人道：「今兒做的工夫大了，脖子低的怪酸的。」又笑道：「好姑娘，你略坐一坐，我出去走走就來。」說著，就走了。

寶釵只顧看著活計，便不留心，一蹲身，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。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，不由的拿起針來，就替他作。

不想黛玉因遇見湘雲，約他來與襲人道喜。二人來至院中，見靜悄悄的，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去了。那黛玉卻來至

窗外，隔著窗紗，往裡一看，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，隨便睡著在床上；寶釵坐在身旁做針線，旁邊放著蠅刷子。

黛玉見了這個景況，早已呆了，連忙把身子一躲。半日，又握著嘴笑，卻不敢笑出來，便招手兒叫湘雲。湘雲見他這般，只當有什麼新聞，忙也來看。纔要笑，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，便忙掩住口。知道黛玉口裡不讓人，怕他取笑，便忙拉過他來，道：「走罷。我想起襲人來，他說晌午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，想必去了，僮們找他去罷。」黛玉心下明白，冷笑了兩聲，只得隨他走了。

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，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，說：「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？什麼『金玉姻緣』！我偏說『木石姻緣』！」寶釵聽了這話，不覺怔了。忽見襲人走進來，笑道：「還沒醒呢嗎？」寶釵搖頭。襲人又笑道：「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。他們進來了嗎？」寶釵道：「沒見他們進來。」因向襲人笑道：「他們沒告訴你什麼？」襲人紅了臉，笑道：「總不過是他們那些玩話，有什麼正經說的！」寶釵笑道：「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玩話，我正要去告訴你呢，你又忙忙的出去了。」

一句話未完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。寶釵笑道：「就是為那話了。」襲人只得叫起兩個丫頭來，同著寶釵出怡紅院，自往鳳姐這裡來。果然是告訴他這話，又教他給王夫人磕頭，且不必去見賈母，倒把襲人說的甚覺不好意思。及見過王夫人回來，寶玉已醒，問起緣故，襲人且含糊答應。至夜間人靜，襲人方告訴了。

寶玉喜不自禁，又向他笑道：「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！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趟，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，又說在這裡沒著落，終久算什麼，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。從今我可看誰敢來叫你去？」襲人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倒別這麼說。從此以後，我是太太的人了，我要走，連你也不必告訴，只回了太太就走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就算我不好，你回了太太去了，叫別人聽見，說我不好，你去了；你有什麼意思呢？」襲人笑道：「有什麼沒意思的？難道下流人，我也跟著罷？再不然，還有個死呢！人活百歲，橫豎要死。這口氣沒了，聽不見，看不見，就罷了。」寶玉聽見這話，便忙握他的嘴，說道：「罷，罷！你別說這些話了。」

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——聽見奉承吉利話，又厭虛而不實；聽了這些近情的實話，又生悲感。——也後悔自己冒撞，連忙笑著，用話截開，只揀寶玉那素日喜歡的，說些春風秋月，粉淡脂紅，然後又說到女兒如何好；——不覺又說到女兒死的上頭，襲人忙掩住口。

寶玉聽至濃快處，見他不說了，便笑道：「人誰不死？只要死的好。那些鬚眉濁物只聽見『文死諫』『武死戰』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節，便只管胡鬧起來。那裡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，只顧他邀名，猛拚一死，將來置君父於何地？必定有刀兵，方有死戰，他只顧圖汗馬之功，猛拚一死，將來棄國於何地？」襲人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古時候兒這些人，也因出於不得已，他纔死啊。」寶玉道：「那武將要是疏謀少略的，他自己無能，白送了性命；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麼？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。他念兩句書，記在心裡，若朝廷少有瑕疵，他就胡彈亂諫，邀忠烈之名；倘有不合，濁氣一湧，即時拚死；這難道也是不得已？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，若非聖人，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機重任交代。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，並不知君臣的大義。比如我此時若有造化，趁著你們都在眼前，我就死了，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，把我的屍首漂起來，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去處，隨風化了，自此，再不托生為人；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！」

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，忙說困了，不再答言，那寶玉方合眼睡著。次日也就丟開。

一日，寶玉因各處遊的膩煩，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，自己看了兩遍，猶不愜懷。因聞得梨香院的□二個女孩兒中有個小旦齡官唱的最好，因出了角門來找時，只見葵官葯官都在院內。見寶玉來了，都笑迎讓坐。寶玉因問：「齡官在那裡？」都告訴他說：「在他屋裡呢。」

寶玉忙至他屋內，只見齡官獨自躺在枕上，見他進來，動也不動。寶玉在身旁坐下，因素昔與別的女孩子玩慣了的，只當齡官也和別人一樣，遂近前陪笑，央他起來唱一套《裊晴絲》。不想齡官見他坐下，忙抬起身來躲避，正色說道：「嗓子啞了。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，我還沒有唱呢。」

寶玉見他坐正了，再一細看，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「薔」字的那一個。又見如此景況，從來未經過這樣被人棄厭，自己便訕訕的，紅了臉，只得出來了。葯官等不解何故，因問其所以，寶玉便告訴了他。寶官笑說道：「只略等一等，薔二爺來了，他叫唱，是必唱的。」寶玉聽了，心下納悶，因問：「薔哥兒那裡去了？」寶官道：「纔出去了。一定就是齡官兒要什麼，他去變弄去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以為奇特。少站片時，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，手裡提著個雀兒籠子，上面扎著小戲台並一個雀兒，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。見了寶玉，只得站住。寶玉問他：「是個什麼雀兒？」賈薔笑道：「是個玉頂兒。還會啣旗串戲。」寶玉道：「多少錢買的？」賈薔道：「一兩八錢銀子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讓寶玉坐，自己往齡官屋裡來。

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，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。只見賈薔進去笑道：「你來瞧這個玩意兒。」齡官起身，問是什麼。賈薔道：「買了個雀兒給你玩，省了你天天兒發悶。我先玩個你瞧瞧。」說著，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台上啣著鬼臉兒和旗幟亂串。眾女孩子都笑了，獨齡官冷笑兩聲，賭氣仍睡著去了。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。齡官道：「你們家把好好兒的人弄了來關在這半坑裡學這個還不算，你這會兒又弄個雀兒來，也幹這個浪事。你分明弄了來打趣形容我們，還問我好不好！」賈薔聽了，不覺站起來，連忙賭神起誓，又道：「今兒我那裡的糊塗油蒙了心！費一二兩銀子買他，原說解悶兒，就沒想到這上頭。罷了！放了生，倒也免你的災。」說著，果然將那雀兒放了，一頓便把籠子拆了。齡官還說：「那雀兒雖不如人，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，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？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，太太打發人來找你，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，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！偏是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愛害病！」賈薔聽說，連忙說道：「昨兒晚上，我問了大夫，他說不相干，吃兩劑藥，後兒再瞧。誰知今兒又吐了？這會子就請他去。」說著，便要請去。齡官又叫：「站住，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，你賭氣去請了來，我也不瞧！」賈薔聽如此說，只得又站住。

寶玉見了這般景況，不覺癡了，這纔領會過畫「薔」深意。自己站不住，便抽身走了。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，竟不曾理會，倒是別的女孩子送出來了。

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，癡癡的回至怡紅院中，正值黛玉和襲人坐著說話兒呢。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歎，說道：「我昨兒晚上的話，竟說錯了。怪不得老爺說我是『管窺蠹測』。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，這就錯了，看來我竟不能全得。從此後，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。」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玩話，已經忘了，不想寶玉又提起來，便笑道：「你可真真有些個瘋了！」寶玉默默不對。自此，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，只是每每暗傷，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？

且說黛玉當下見寶玉如此形像，便知是又從那裡著了魔來，也不便多問，因說道：「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，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，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。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。」寶玉道：「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，這會子我又去，倘或碰見了人呢？我一概都不去。這麼怪熱的，又穿衣裳，我不去，姨媽也未必惱。」襲人忙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他比不得大老爺；這裡又住的近，又是親戚。你不去，豈不叫他思量？你怕熱，就清早起來，到那裡磕個頭，吃鍾茶再來，豈不好看？」

寶玉尚未說話，黛玉便先笑道：「你看著人家趕蚊子的分上，也該去走走。」寶玉不解，忙問：「怎麼趕蚊子？」襲人便將昨日睡覺，無人作伴，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告訴寶玉。寶玉聽了，忙說：「不該！我怎麼睡著了就褻瀆了他？」一面又說：「明日必去。」

正說著，忽見湘雲穿得齊齊整整的，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。寶玉黛玉聽說，忙站起來讓坐。湘雲也不坐，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。那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，見有他家的人在跟前，又不敢□分委屈。少時，寶釵趕來，愈覺纏綿難捨。還是寶釵心內明白：他家裡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，待他家去了，又恐怕他受氣。因此，倒催著他走了。眾人送至二門前，寶玉還要往外送他，倒

是湘雲攔住了。一時，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，悄悄的囑咐道：「就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，你時常提著，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。」寶玉連連答應了。眼看著他上車去了，大家方纔進來。

要知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